

不會加入爲歐洲諸國所把持之國聯的，因爲她根本不願受他國的牽制，而喪失其所謂之「獨立自由精神」，哈定總統之宣言中的主旨，現在仍然爲美國當局所採取之意見，觀其領導各國簽訂非戰公約一事，即可推想而知。考近年來美國之所以在各方面予國聯以合作者，亦非因：(一)國聯之許多國際活動與美國本身利益有關，不能不非正式的派員列席；(二)同時關於知識和入道方面的事業也爲美國所樂爲，故遂與國聯合作。至於現在美國輿論界方面，因國聯過去十年之對和平事業的努力以及已允許德國之加入等事實，故大體上已改變其往昔反對態度，羣勸政府毅然加入。不過仍有許多人，不滿於國聯的現狀，而主張於加入之前提出以下的條件：(一)爲避免先前的錯誤起見，美國如對其目的有不表同意時，即得提出修改之；(二)一面力謀世界之真正和平，一面以和平方法而不以增加軍備爲保障國家之安全。故綜觀朝野各派意見，美國現在「一時」當不會加入國聯，但其在各方面當仍予國聯以合作。此證之於開洛與荷佛平時之談話，可以深信。至於俄國，向視國聯爲西歐諸資本國反對她的聯合機關，同時各會員國亦因與蘇俄政見不同的關係，雅不願與之爲伍，故俄國之不加入國聯，毫無疑義。過去國聯之邀請蘇俄參加國際裁減軍備會議，不過是敷衍手段，而蘇俄之參與會議亦無非是與國聯開玩笑，觀其在會議中提出全部裁軍議案，可以瞭然。蓋蘇俄深知此案必不爲列強所贊成。其所以故意有此驚人之提案者，亦毋非欲藉此以揭破列強裁軍的

假面具，而冀獲得弱小民族之同情。她前年之加入非戰公約，其實亦不過爲一種敷衍手段而已。須知蘇俄對於世界自有其革命政策，決難與國聯真正合作。二三年前國際間雖有蘇俄加入國聯之傳說，但至今未成事實，就是因爲蘇俄與國聯雙方政策根本不同的原故。

不過我們可以斷言：(一)國聯雖不能得美俄二國加入合作，但其組織必仍繼續存在，其活動範圍亦必日趨廣大。過去十年國聯之工作，大部在本身的組織與國際組織之理論宣傳，此後當可進一步的多做一些實際的關於國際事業的工作。(二)但是國聯此後所能成就之工作，大部必在於非政治的問題，如經濟、法律、衛生、知識、與入道方面的國際事業。本年二月間在日內瓦開會之歐洲關稅休戰會議與三月間在海牙舉行之編製國際法典會議，都可以表明國聯此後活動的傾向。至於政治方面的國際問題，在最近的將來，當仍由各強國商決之，國聯是「愛莫能助」的。以前羅迦諾條約之訂定，全由各國自己磋商，國聯祇不過在旁贊助而已；一九二八年簽定之非戰公約亦全由美法主動，國聯固未嘗參與。此外如賠償問題與近今倫敦五強裁減海軍會議，都由各關係國自己主動而謀解決，國聯並未與聞。所以此後國聯之活動事業雖將日益擴大，但祇限於非政治的一方面，至於涉及政治之國際問題的解決，在日下的情況之下，國聯是尙難「勝任」的。(明養)

朝鮮民衆的革命運動

朝鮮自從一九一〇年歸併於日本以來，忽忽已經三十年了。在這三十年之中，朝鮮的民衆無日不於精神上及物質上受日本帝國主義慘酷的壓迫，而朝鮮的志士們亦無日不有獨立革命之謀。其因運動獨立革命而爲日人逮捕下獄以及慘戮者，前仆後繼，不知凡幾。他們這種運動，近更劇烈。蓋朝鮮民衆是我箕子之後裔，與我黃帝子孫，血統原屬相同。他們開化既也很早，加之受了現代世界民族運動的潮流的激盪，近來革命的氣勢，自然益加盛旺。他們的民衆曾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在日帝國主義勢力高壓之下，起過一致的壯烈的革命運動。這是大家知道的。他們的革命雖然尙未成功，而民衆對於日帝國主義的反抗，還是非常昂進。在去年十月三十日朝鮮復起一次全國青年反抗日帝主義的極大的學潮，這決不是一件尋常偶然之事。自該次學潮發生之後，據今年二月七日民國日報所載國聞社漢城通信，全韓罷課的學校有二百餘處，參加的學生有三十萬餘人。投獄的男女學生有一萬七千餘人。此外，各工廠男女工人同情罷工者，日有數起，而各團體領袖被捕者，爲數亦有千人之多。此次學潮，不但範圍擴大，化爲全國的獨立革命運動；而且歷時又很長久，自去年十月三十日學潮勃發以來，民衆對抗日帝國主義的奮鬥，支持三月有餘，尙未平靜。現在朝鮮愛國的民衆，抱有不達目的不休的決心，預料此種悲慘壯烈的反抗運動，恐從此無有已時云。由此而論，可見朝鮮這次對日的學潮，實在與印度甘地對英的獨立運動，遙遙相對，有同樣的意義，而有同等的注目的價值了。

據二月五日上海民國日報以及六日首都中央日報兩天報上所載吉林和上海方面的消息，東省韓僑現已組織了反日同盟，並發表反日的宣言；在滬的韓僑亦組織上海韓人各團體聯合會，謀積極對日抗爭，並響應其國內革命民衆之反日運動，而且亦有反日的宣言發表。關於朝鮮此次學潮的經過，東省韓僑反日同盟發表的宣言中有以下一段的敘述：

「當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日，在韓國羅南道羅州車站內，日本多數學生（光州中學）對韓女高學生（光州女高中）作最無禮之欺凌。該女生之小弟目睹此光景，覺不堪忍受，乃爲抵抗的叱責。日生大憤，羣相毆打，並解刀亂刺。此時巡警森田趕至，一方阻止亂斫，一方以棒擊退韓生了事。次日上學，又在火車相遇，（因皆由火車到校上學）日生餘威未逞，更行尋釁。正在爭論，車掌日人又對韓生爲特別不堪之酷責，謂「凡我大日本學生之所爲，無一非善，凡爾韓人之所爲，無一非惡。」此等帝國主義下之公理，實不能不激動亡國少年的血淚。但鐵蹄鋼鎖之下，除忍氣吞受又將如何！不意此優勝之批判，終不能滿足日生暴虐無人道之獸心。日生更集多人，持匕首，對全光州高校韓生示威，結果傷韓學生十餘人，韓生爲自衛而抵抗，但日本中校體育教員，旋領全體學生持棒來襲，併稱：「我們是神聖的大和魂子孫，怎能受累於韓生？我負責將全數韓生打死！」奔到各校，肆行亂打。此時光州全城軍隊，消防隊，借口

維持秩序，全體出動，除將韓生亂打外，逮捕三百餘韓生。光州市民感於忍受無可忍受，退讓無可退讓，故全市市民遂爲迫於義憤的，大示威遊行，高喊「釋放被捕學生」、「韓國獨立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以致又犧牲數百韓國同胞之生命，監禁了五六百同胞。如此暴虐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擁護幾個不良日生，乃無忌的犧牲了數萬無辜之韓國學生和民衆。有血有生命的我們，焉能束手待斃呢？長久時間忍受的反抗猛焰乃爆發了！日本雖斷交通，檢查郵件，阻止傳布此事，但終於革命怒潮激動了全國，各市已堅決的罷工，罷市，罷課。這就是全韓民衆對強盜日本帝國，勇敢的做決死的抗爭，親愛的中國同胞野蠻不知人道的日本，對我們中韓民族的壓迫，各盡其極了。我們同胞們的血汗，被他們榨取去；我們的兄弟姊妹，被他們凌虐侮辱。我們兩萬多同胞，都被投入牢獄。我們除了反抗，革命外還有其他可走的道嗎？

從上面所敘的事實看，我們可以曉得，朝鮮這次學潮是因爲若干日本學生對朝鮮某女學生作了最無禮的欺凌，所以爆發的。曲在日本，不言可喻。但這不過是朝鮮此次學潮和革命運動的導火線罷了。根本原因，還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蠻橫。現在再節錄上海韓人各團體聯合會於其建國紀元四千二百六十三年一月四日發表的宣言中的一節於後，以見朝鮮此次學潮的發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這次在光州城裏電車上日人學生嘲笑韓國女生發生的一件

小事，成爲引起全國學生一致罷課示威的導火線，這並非偶然發生的一件事。在日帝國主義的高壓政策之下，澎湃洶湧的革命的潛勢力，自然像活火山般地爆發起來。而野獸化的日帝國主義，更加凶橫起來，軍隊動員，警察武裝，肆其大捕大殺的慣技，原來是日帝國主義統治韓國，始終一貫地用武力的虐殺政策。「三一」運動的時候，日警在水原定州等各地，慘殺了一萬五六千人；在滿洲方面，以討伐馬賊爲名，派送三千兵，演出大掠奪，大屠殺的慘劇；在東京震災當時，殘殺避亂呼救的韓人男女五千名；現在在光州城，一時屠殺徒手青年學生四十多人。接着施行全國的大檢舉，濫捕投獄二千多的學生。（記者按二月七日民國日報所載國開社漢城通信，投獄的男女學生有一萬七千餘人。）加以種種野蠻的毒刑。京城各地團體的要人，亦被日警一律拘禁。卻是革命的整千整萬的學生和一般羣衆，從京城到各地方，到處舉行轟轟烈烈的反日示威，勇敢地與日警巷戰。我們在上海的韓國民衆，接着這件痛憤的消息，立即組織各團體聯合會，一致決定積極應援國內革命羣衆，對日帝國主義開始拚命的奮戰。萬惡的日帝國主義是世界人類的公敵，破壞東亞和平的禍首！我們誓死要打倒日帝國主義，奪還我們的自由！」

大凡一個有悠久綿遠的歷史的民族，歷盡了異族壓迫的痛苦，未有不一面竭力掙扎，以求解放，一面希望友邦，善意援助的。朝鮮的人民亦

是這樣。所以東省韓僑反日同盟發表的宣言中還有對我們中國同胞所發的以下幾句極沉痛的話：『親愛的中國同胞：野蠻殘忍，不知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二十年來，在韓國虐殺十餘萬的革命烈士，禁錮數百萬革命羣衆，以軍隊警察，嚴密的封鎖全國，以暴虐無理的特別法令，蹂躪人權。除無厭的榨取膏血和驕肆的逮捕，監禁慘殺虐刑外，一無可說。以昔日文化繁盛之韓國，竟一變而爲二十世紀最慘酷之大監獄。親愛的中國同胞，凡此日本在韓國之慘酷行爲，正不必求之於韓國，即由其已往對中國之壓迫——如二十一條之想一網打盡，「五三」在濟南之慘無人道。滿洲炸案之野心包天——亦可推知。親愛的中國同胞！「五三」之慘劇。至今回想，尚有餘痛，而今日之韓國同胞，乃無日不在「五三」中也。』這幾句真可算是朝鮮人對於我們中國同胞說的血淚語。凡吾同胞，看了想來沒有不覺得酸鼻的。自從該宣言發表之後，二月初旬，上海特別市學生聯合會以及國內有幾處的黨部特通電全國，援助朝鮮的革命運動。這是國人所予朝鮮民衆的一點精神上的慰安。朝鮮的獨立革命運動不但範圍擴大，且歷時亦頗長久，前面已經說過了。試問日本用什麼新的政策去應付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大概可以說日本仍舊採向來所取的壓迫政策對付韓僑。按二月十六日中央日報所載韓京特訊，日本新任朝鮮總督齋藤實雖曾於二月九日宣布過幾項新政策，但考其內容卻仍脫不了舊時壓迫策的窠臼。現在且把所謂新政策的要點摘錄於後：（一）防止新思想的浸染；（二）學校

教育方面，除徹底改革外並將注重實業教育；（三）官立學校之入學資格嚴加限制，凡負擔每年納稅義務二百圓以上者之子弟，方有入學資格；（四）實施地方自治，由城市方面開始，各地方自治團體應由日韓人共同組織，在自治團體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者，應限於有三千圓以上的財產者；（五）制定取締私立學校法，以防止私立學校的濫設；（六）制定取締滿洲及國外鮮人之警律，以防止其活動及宣傳。我們再看韓京特訊，曉得自從上述各項政策宣布後，「韓人方面輿論大爲憤激。各地學生示威更加猛烈，城市方面官立學校都已輟了絃誦，而地方私立學校學生亦繼城市學生起而反抗。全國學校中無一校能即開課」云。大凡壓迫愈大反響亦愈高。新任朝鮮總督既有此壓迫韓人的很苛酷的新政策發表，又何怪學生紛紛示威，韓人輿情非常憤激呢？

就日本施於朝鮮的各項新政策說，其中第六項我們大有注意的必。蓋第六項所云制定取締滿洲及國外鮮人之警律云云，無異將我們東三省看做殖民地了。按二月二十一日時報的哈爾濱消息，哈埠韓僑中愛國志士竟被日警搜捕。又據報載吉邊的韓僑亦受日兵同樣非法的虐待。夫容留他國的政治犯爲國際公法所許，如今日本的軍警竟在我國領土內，毫無忌憚，搜索並逮捕朝鮮無辜的愛國的僑民。這樣的自由行動，真可謂蠻而無理之極了。我們無力主持正誼，援助朝鮮的獨立運動，已經是一件非常慚愧的事，現在還不能保障托庇於我國領土內

的韓人的安全莫說對於韓人說不過去，而且我國的主權卻亦因此傷損了。如果我們不能積極制止日人在我東三省這樣行蠻而無理的自由行動，則長此以往，東三省恐將變為朝鮮第二了。這實在是國人所萬萬不可忽視的啊！

嘗讀商務印書館於民國十八年出版的黃氏所著的朝鮮一書，見其開卷語裏有以下數語：「……對外不一致，其無可以待存矣。哀哉鮮民，寧犧牲千萬人生命於既亡之後，曾不肯犧牲少數人意見於未亡之先。由今思之，果何為也哉？嗚呼！莫問彼欲朝鮮我否，且自審我視朝鮮何如？則朝鮮誠我之寶鏡也。更觀彼所施於朝鮮者何如，施於朝鮮人者又何如，則今日之朝鮮，尤今日之我之寶鏡也。」現在我們看了朝鮮最近的獨立革命運動，再回想朝鮮未亡時對外不一致的情形，倒確乎起了一個疑問：朝鮮乎，朝鮮同胞乎！你們究竟還是今日我們中國同胞的寶鏡麼？（頌華）

西班牙狄克推多制之覆亡

大戰以還，歐亞各國多起而實行狄克推多制，西班牙亦即其中之一。里維拉（General Ferrnando Primo de Rivera）自專政後，即以壓迫手段對付反對黨，一切政事不許人民過問，惟以己意所欲，濫施威權。其間雖幾經革命，然均為所制服，故里維拉得能於一九二三年專政後，維持其首相地位迄今已有七年之久。然按一月二十八日外電傳來

消息，則里維拉竟辭職下臺了！

當里維拉在位時，國內推翻狄克推多制的革命運動，雖風起雲湧，但里氏非惟不為所屈，且并壓平之；而此次里氏竟自己提出辭呈，翩然而去，驟觀之，寧非怪事！然一究其實，當知其間蓋有重要之原因在。不過我們在探求里氏此次辭職原因之前，應先明瞭西班牙狄克推多制發生的經過與里維拉七年來之治績，因為過去歷史之考察是能幫助我們更易瞭然於里氏此次辭職之因的。

西班牙自一八九八年巴西之役為美國所敗後，國勢即日益不振，兼之加達魯尼亞（Catalonia）獨立運動勃興，內政更現不安。歐戰後又因對摩洛哥軍事失敗，國庫空虛，工業不振，遂致民不聊生。時國王亞爾豐素（Alfonso）鑒於內政之艱危與外患之急迫，遂思做慕索里尼之故智，廢棄憲政，實行狄克推多制，藉以振興國勢。西王主意既決，遂於一九二三年春召見保守黨領袖安東尼穆拉氏，藉口國會怠弛，摩洛哥軍事失敗，囑其解散國會，設立狄克推多政府，但穆拉拒絕之；於是西王遂轉意於巴色洛那（Barcelona）總督里維拉，里氏固野心勃勃者，即秉承王意，先於巴色洛那宣布解嚴，旋於九月中旬入西京瑪德里，解散國會，停止憲法，自任首相，負政府完全責任，治理一切政務；西班牙之狄克推多制遂自此開始。

里氏執政後，非惟不謀改進西班牙之政治，且并加增內政之紊亂，廢除法庭中的陪審制度，減去地方團體的自治權，檢查全國新聞，剝奪出